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### 第一四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無愁 大道青樓良宵載酒

且說章秋谷接過扇子來看了一看，便遞給那位言立身言主政讓他來點。言主政也不肯點，大家推讓了一回，公點了一齣《硃砂痣》。金蘭唱畢，接著雲蘭也唱了一齣《黃金台》。叫的局已經來了幾個。金蘭又斟了一巡酒，便向金觀察告一個假，走了出去。

看官，你道什麼叫做告假？在下做書的在上海煙花隊裡整整的混了□年，從來沒有見過信人要向客人告假的。原來這個告假，也是北邊窰子裡頭的規矩。客人們叫信人的局，那信人直要等到大家散席，方才可以告假。若是遇著有別人叫局，或者有人在他院中吃酒碰和，便在那叫局的客人面前告一個假，到別處去打個轉身再來應酬。甚至叫一個局，有連告好幾次假的。金觀察雖然沒有叫局，卻照例吃酒的時候有個檯面局的，所以金蘭照著叫局的規條，向金觀察告假。

在下做書的寫到此間，就有個老於上海的朋友駁斥在下的說話道：「你這句話兒錯了。要是照著你的說話，信人出來應局，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可脫身，遇著有別人叫局，又要向客人告假。萬一個天津的信人也和上海的信人一般，一天裡頭出上二三□個局，甚至四五□個局的都有，要是一個一個都要向客人告起假來，那裡告得盡許多？那些信人又怎樣的分身得開？難道真個像《西遊記》上孫猴子一般，當真有什麼分身法不成？」

在下聽了笑道：「你的說話雖然有理，卻還沒有知道這裡頭的實在情形。天津地方的帶局比不得上海，止要一塊錢，可以一轉眼的工夫立起身來就走。在天津叫一個局，足足的要五塊錢，又大半都是現錢，沒有什麼除帳的。若要叫一個局，不給現錢，一定要向來要好的熟客方才辦得到。這個裡頭也有一個道理：信人應局的規例，不論什麼地方，除了叫到戲館和叫到自家公館之外，一概都要出一塊錢的坐場錢，和蘇州的叫局規則一般。不過蘇州規矩，只有在堂子裡頭叫局方才要出坐場的錢，酒館、大菜館都沒有的。天津的大菜館和酒館也是這般。那班信人出來應一個局，若是客人除帳，就要自己貼掉一塊錢。所以天津信人每逢有素不相識的人叫他的局，多半是推托不去。就算是勉強去了，也一定要當面向他討錢。那裡像上海的這般模樣，出一個局一古腦兒只有一塊錢，還要大家除帳。若是一兩個局，就是嫖了也不能算嫖帳。彼此的情形不同。如此自然天津信人的局少，上海信人的局多了。上海的紅信人，一夜工夫竟有出五六□個局的。天津的信人，就是天字第一號頭等名角，一夜工夫至多也不過出上六七八個局。你沒有到過天津，不懂那邊窰子的情形，只拿著上海堂子裡頭的情形來兩邊印證，自然覺得大大的不合了。」那位老上海聽了在下這一番滔滔滾滾的說話，方才俯首無言，走過一邊去了。

閒話休提。只說雲蘭見金蘭告假走了，也向秋谷告一個假走了出去，便有幾個本班的信人走進房來應酬檯面。應酬了一回，這幾個走了出去，又換了幾個進來。

原來天津那些班子裡頭的姑娘好像上海么二堂子的信人一般，不是捆帳伙計，就是分帳伙計，再不然就是老鴿的討人，從沒有一個人是自己身體的。那班子裡頭也沒有什麼包房間做伙計的名目，合班的信人不論紅的黑的、大的小的，都要聽老鴿的節制號令。就是那個時候的林黛玉、張書玉到天津做生意，也是包帳伙計，算不得自己身體。那第一天進門的時候，一般的也要向著老鴿叩頭。所以天津窰子的信人，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，你的客人，我也可以應酬；我的客人，你也可以陪侍，分不出什麼界限。

當下章秋谷看著那班信人你來我去，你出我入的，好似穿花蚊蝶一般，倒也甚是熱鬧。秋谷看了一回，忽然又見幾個信人嘻嘻哈哈、拉拉扯扯的，口中說著滿口的揚州白直闖進來，三個人坐在一起，夾七夾八的和客人說笑。

秋谷見就是方才進來那三位寶貨，便連忙把頭別過去，不去看他，心上覺得□分惹厭。更兼聽他們你言我語的，打著滿口的江北鄉談，卻口口聲聲的講我們蘇州怎麼樣、我們蘇州那麼樣。秋谷聽得清楚，心上又好氣又好笑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們幾個人都是蘇州人麼？」那三位寶貝聽了，大家覺得甚是得意，齊齊的答應一聲。

秋谷笑道：「我看起來，你們這幾個蘇州人著實有些西貝。」那三個人聽了，不懂秋谷的話是什麼意思，便道：「什麼叫做西貝？我們不懂。」秋谷道：「你們既是蘇州人，怎麼連這句話兒的意思都不懂？你們姑且講幾句蘇州話來給我們大家聽聽，看你們究竟是蘇州人不是？」

原來我們中國全國，蘇、杭兩處是個繁華富麗的地方。蘇、杭兩處的女子，就也是個嬌嬌的尤物。這幾個寶貝平日之間總假充是蘇州人。好在那些客人，本來辨不出他們的口音什麼叫做揚州話，什麼叫做蘇州話，當真都把他們幾個認做真的蘇州人。這三位寶貝假冒蘇州人冒得久了，忘其所以，自己也有些不信自己起來，好像自己真是蘇州人的一般。不料今日之下忽然冤家遇了對頭，平空的跑出一個章秋谷，要考起他們的蘇州話來。這幾個寶貝那裡說得出什麼蘇州話？被章秋谷逼住了，無可如何，只得胡亂說了幾句揚州不像揚州、鎮江不像鎮江的話，就算是蘇州話，只指望章秋谷也不懂蘇州話，糊裡糊塗的搪塞過去也就算了。

那裡知道章秋谷聽了他們的這幾句話兒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就算你們的蘇州話麼？好得狠，好得狠。這才是有一無二的蘇州白呢！我聽著你們三個的口音，明明是個揚州人，為什麼一定要假充蘇州人？難道假充了蘇州人有什麼好處嗎？」

這幾句話兒，把那三位寶貝說得做聲不得，臉上都漲得通紅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揚州人也是個人，蘇州人也是個人，難道蘇州人還比揚州人多個眼睛、鼻子麼？」秋谷微笑道：「你們既然知道揚州人也是人，蘇州人也是人，為什麼自己又要假充蘇州人？這是個什麼道理？」那三個寶貝被秋谷頂住了，騰挪不得，一句話都說不出，賭氣大家立起身來往外便走，口內咕咕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。秋谷也不去理他。金觀察見了，便對著秋谷笑道：「他們好好的坐在這裡，被你幾句話兒把他們逼得跑了出去，他們心上不知要怎樣的恨你呢！」秋谷笑道：「這樣的牛鬼蛇神，但願他心中懷恨，絕跡不來，倒乾淨了許多。」

正說著，雲蘭已經走了進來。秋谷對著雲蘭皺一皺眉頭，又把手打個手勢，似乎把方才的事情告訴他。雲蘭會意，微微的一笑，也皺著眉頭低低的說道：「耐勿要實梗囉。大家才是姊妹淘裡向，講起來阿要難為情？」秋谷也不開口，只伸過手去緊緊的握住了雲蘭的纖腕叫他坐下，兩個人四目相對，彼此默然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客人叫的局陸續陸續的到齊，大家拉開嗓子唱起來。秋谷候他們唱過之後，一個個從頭至腳打量一番。只見也有北班裡頭的，也有南班裡頭的。

北邊人和南邊人的裝束，也沒有什麼大分別。北邊人多半是紮著褲腿，那眉梢眼角都是弔得高高的，全沒有一些兒溫柔鼻娜的丰神。秋谷看著心中想道：「究竟這班人生長北方，總覺得有些兒體態剛強、丰姿生硬，那裡比得上我們江蘇人的樣兒！」

究竟北地胭脂，不及南朝金粉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」正想著，恰恰的言主政要打通關，先和金觀察五魁對手的亂叫起來，方才打斷了章秋谷的思想。

大家鬧了一回，一班客人都散席告辭。金觀察掏出表來看了一看，對秋谷道：「今天時候還很早，我們出去打幾個茶圍再回去，可好不好？」秋谷聽了自然高興，便點頭答應，立起身來想走。雲蘭一把拉住，口中低低的問道：「倪剛剛搭耐說格閒話，阿是忘記脫哉？」秋谷搖一搖頭道：「今天不便，改一天再講罷。」

雲蘭聽了默然不語。秋谷附著雲蘭的耳朵說了幾句，不知說的什麼。雲蘭回眸一笑，啟齒嫣然，一面說道：「問搭勿比上海，耐勿吃酒也嚙啥希奇。」秋谷道：「雖然沒有什麼，我總覺得有些不安，同你繃個場面，就同繃我的場面一般。」雲蘭聽了，把嘴披了一披，也不開口。秋谷便同著金觀察起身就走。金蘭和雲蘭送出房門，雲蘭又叮囑一句道：「勿要忘記脫仔哩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不勞吩咐，我的心上更要比你性急些兒。」雲蘭臉上忽然一紅，把頭一扭道：「好哉，好哉。阿好請耐格兩聲勿要響。」

金觀察聽了他們兩個人的話，心上早已明白，也對雲蘭笑道：「你們兩個人不用猜啞謎，有什麼話兒何必瞞我！等我來和你們做個媒人，可好不好？總算你的眼力不差，看中了這位章老爺。你也不必遮遮掩掩的，只管說明白了就是了。」幾句話把個雲蘭說

得不好意思起來，不由得紅上眉梢，春生頰際，對著金觀察道：「耐說仔幾幾化化格閒話，倪一塌刮仔才勿懂。耐勿要來浪搭倪瞎三話四！」說著，便拉著金蘭一同進去。

金觀察同著章秋谷走出寶華班大門，走不多幾步，便是一個北班，叫做東天保的，本來是個著名的班子，房屋□分寬大。秋谷和金觀察走了進去，在一間客座裡頭坐下，便有許多的本地信人挨挨擠擠的走出來。秋谷約略看了一看，卻沒有一個好的在裡頭。正是：

春風二月，忽逢解語之花；大道青樓，又縮同心之結。

以下的許多情節：安塏第大開賽珍會，章秋谷再到滬江，試真情紅信人中計，都在第□集裡頭出現。列位看官不須性急，聽我慢慢的道來。